金華叢書

北山文集卷之十二

宋鄭剛中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臘月三日義烏道上寄潘義榮

天風生暮寒一夜新雪積遲明兀篴輿亂入山徑窄
茅簷兩三家鷄犬不見跡冬令頃弗嚴草木僭春色
愆陽入桃杏弄暖浪葩坼肅然變霜威犯者輒衰息
獨餘山上松不動與寒敵十丈偉標致四面風淅瀝
時於翠葉中碎掛瓊玉白忘我道路嘆但覺心志懌
擁鼻作孤吟清思浩無極

陪權郡符正民九日遊西山

符公寄郡理犀刃不可觸白書庭無訟一切就整肅
秋風九月涼閒暇顧僚屬謂茲落帽會千載有賢躅
西山多爽氣盍亦具騶僕曉出古城隅薄霧隱疏木
乍見溪山明已洗簿書俗雲間阿蘭若小步徧深曲
逸興不受制更到卜之麓弔古動高懷臨風展遐矚
扶光迫西汜回棹泛清淥鉤簾陳密坐羅列進肴餗
賓客岸巾幘禮數免拘束時因笑語驚鷗鷺入蘆竹
導從偃旌旗城郭初燈燭我愧人物微情睠久虛辱

終日陪後乘可但玩黃菊亦復見民田枯秸瘦無穀

那能給租賦止可縱芻牧吾民窘窮狀蠹損非一目

願施膏澤手小使千里足化此登高樂泮散入幽谷

盡令登春臺老稚同鼓腹公徐登廟堂摩天逞鴻鵠

下瞰清中原更作四海福

和趙晦之司戶三首

文士務悅目常患器局卑余雖嗜古勁而乏嫵媚姿

紬繹起深愧漸摩賴良規溫言謾相詠何以慰所思

吾子澤天潢努力能自效詩句如春風容易亦新巧

簡編多生賢要在謹相儆更願觀南山其中藏霧豹
老過日斜時貧唯懸磬室釋耒著青衫自顧亦何得
方作斗升計敢憚簿書役相觀摩善道正賴朋友力

寄題李監酒不俗閣

高士常徇俗無心欲違世野鶴在鷄羣飲啄同斂翅
昂昂望九皋自有物外意下士求免俗正恐俗難避
嫫母學西子象玉徒瑱揥低回雖斂容不改凡冗氣
聞君閒小閣潔具高風致隨硯翰墨香雨帶春煙細
盡將窗几閒一洗簿書累漢有弘羊者榷酤善言利

流風至今茲已作千古奬君方聊爾爾升斗亦云寄
顧我困埃塵俛首甘俗吏均是爲貧人噫嘻勿羞媿

送蕭德起赴召

[redacted]中原八駿洴沙漠春風移十年
壯士磨寶劍怒氣常裂肝荆湘跨閩浙米貴仍無錢
征求未可罷民力悉已殫嗟我無遠識念此心獨寒
九重益思治久席坐不安先生爲時起素抱今可言
治近與治遠二者將孰先堂堂東海風千載猶凜然
餘芳勉自振家世無相懸愚生啖寸祿州縣方迍邅

感激欲起舞袖短無由翻臨風重相別江湖催發船

送符正民罷倅永嘉

去年斂板趨庭側門前楊柳如金色今年公去柳何如已作涼陰舞寒碧歲月忽忽無足恨離合人生那免得身如汀鴈偶相逢自是不須論定跡我今胡爲抱不滿攀轅益爲邦人惜永嘉雄望城海濱吏久不見民弊積年來開府皆鉅公旁助剗除知有力歲當乙卯夏不雨旱霧吹風千里赤愛人節費惜錙銖稟廥單窮猶足食北方興師日千金州縣皇皇慮供億

博哉時發仁人言未至取魚憂竭澤青衫幕吏有何能造物見憐相救拭自知愚拙生霾霧臨事昏蒙無達識天機遇觸狂態作搯鼻炙眉成痼癖唯公道眼借餘青頗許披心露真幸人生感恩未易言正恐不能同木石仙才秀骨公所有化作文章可華國持身況若玉壺冰透裏無塵只青白暫分半刺聊爾耳此豈能令公議塞行當擺脫州縣冗下踏秋風開六翮夔龍有室俱可入願吐詩書貧碩畫自餘強飯無足云轉首潮平江樹隔

贈周希父

憶昨被嚴召同時具行李海風九月寒孤翮相次起
扁舟下雙溪鼓棹共秋水覽勝定徘徊得酒對歡喜
欲將骨髓奇先後獻天子六馭駐松江端門晝高啓
披雲就堯日五色炫光煒孤根際春陽生動自茲始
掄材有時相小大聽所委菌憑忽東西分此舊窗几
公居陋室中屋壁初料理人靜夜燈孤葉動聲入耳
數日皆大風簷冰凍相倚坐想髯鬢逸清吟不知已
慎書緘錦囊莫貴洛陽紙

丁巳年七月二十一日禱雨中元水府八月六
日展謝祠下皆被旨也然禱後越七日始雨神
所爲耶其不然也審自神出不無徯愆期之尤有
如不然神之饗上賜也多矣爲詩以問之
奉祝出閶闔禱雨祠中元陳祠信已薦拱俟心亦虔
山雲屢觸石散去如飛煙懃衷迫秋陽汗流頸徒延
趦趄念亡狀歸馬不敢鞭雲臺欲旬浹蹇北方解懸
皇慈喜嘉霆報貺禮弗偏謂乃百神功共相成豐年
遺昨致祠吏奔趨各如前我載謁水府意惑口莫言

黃屋四海心責已湯未賢抑畏動黎庶精誠格高圓
正恐三日雨帝勑下九天神令享豐報然乎其不然
貪功認有者鄙賤人所憐神聰冠四瀆宜弗蹈爾愆
益思贊元化後效圖所先小臣此將命芒刺終未捐

送宋叔海郎中總領湖北

余生得奇疾傲世事矜倨錯落氣少合指讁心不恕
人亦謂可憎不作朋友數自分與西山終焉約艮晤
憶昨奉嚴召孤跡踏朝路楓落吳江冷此是識君處
東廚竊餕餼西府共官署文書入同閱茵馮出聯馭

從違一毫髮所適無異趣重愧牛鐸凡不與黃鍾莛
霜蹄入天衢先我呈遠步所幸時從容一笑或相遇
君今持使節忽此戒徒御分袂固良苦餘懷尚能布
北方暗虜馬君相勤遠慮正當收杞梓留作廟堂助
何爲使吾子千里治財賦著璧白鹿皮似亦失所措
君如玉壺冰透裏無滓污清詩近道要容易不肯吐
人於寸管中時見斑一露其如濟劇手妙敏難悉疏
刀硎未輕發千牛已神怖使圖中興業吾知有餘裕
無乃上流勢貔虎夕屯聚三軍儻不飽難以責堅戍

千金日致之又懼民生盡聊煩笑談頤非君可誰付
長江八月風帆飽舟楫具結束持行李功名戒遲暮
如聞豫章北下接武昌渡公餘一尊酒時可對親故
孰與紅塵中輪蹄日馳騖嗟余蒲柳姿領髮已垂素
雙溪有小園清流鎖煙霧年來枕邊夢合眼見鷗鷺
奚堪久勞役短豆成戀顧不待相汰逐襆被行亦去
今茲懷别恨密坐不能訴酒闌可無言君行已稱遽

送方公美少卿宣諭京畿

春風入江南紅蕊小桃坼亞卿何壯哉持節使江北

牙牌刻金字黃旗書御墨奉將出雲天萬里布恩德
十載分三光河洛蠻霧黑夜泣孤冤魂毒貫生靈臆
脈胎此禍者起自燕山役今茲欲澄明造物豈易測
關中幾萬人性命懸兆億虜雖識天意按舊反圖域
聞其所車載取及墓前石民間一尺布持去如卷席
蠹盡脂與膏遺我百州骨嗷嗷萬孔瘡徯望沐天澤
江南今復貧萬室生理迫瘠此欲肥彼又恐非得策
使者宜孰先第一安反側不須增甲兵當務修稼穡
聲名無欲夸奏報須盡實隨宜養官吏著意看盜賊

偏私生忌讒戲怠藏隱慝舉手從簡易慎勿耗民力
要令鄧禹車到處便休息九重愛物心八荒欲安宅
行行致功名男子惟報國

胡德輝郎中由禮部出守桐廬同舍取劉禹錫
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之句字分
爲韻某分賦移字

春風吹楊花楊花亂江湄中有使君船雙橈倚漣漪
少駐一盃頃容我成此詩人生天地間用舍當聽隨
棟幹無衰氣匠石寧肯遺姑存萬牛力輕重惟所施

方公在瀛州眾論稱瑰奇圖書浩探討笑閱寒暑移
取作南宮郎漸欲為羽儀雍容入青瑣人以旦夕期
承流急師帥小試煩一麾淮陽正不惡安用薄彼為
第令牧民心常如護嬰兒休息戒擾動飽煖毋凍飢
清淨乃要道中庸亦良規桐江古佳郡幽勝公所知
一水綠浩蕩千峯影參差鳴鳩桑葉暗雨過稻花垂
不妨乘事外時訪嚴陵祠囊中得新句因風寄所思

紀關隴

十載三光分號令南北阻四達禮義鄉限礙成蠻楚

帝王豈無眞社稷固有主欃槍不待射避路過河滸
職方閱輿圖十已歸四五窮民病巨瘡延頸待摩拊
于翼上所親暫輟自應許詔書下雲天所至若甘雨
車前拜且迎稽首立如堵無家不壺漿有市皆肴脯
葉底窺烏鵲墻頭出兒女其中老人者橫涕自相語
脫命向兕手魂魄掛網罟豈料須臾身復此見官府
願上萬萬年左右常伊呂護持三綱全保我在田畝
予前拜老人愧謝難縷縷塗炭置赤子不痛非父母
如聞嘗膽心念念惟率土驚風吹胡沙北望會後汝

成功當問天字養難用武今茲結新權不試師一旅
開籠出飛鳥汝亦良得所于獨顧秦關異世目可睹
郊原掌心平猶是周膴膴岡巒抱河洛四面踞龍虎
惟時蓋世英制馭立區宇不應移造化私用貯狐鼠
見還雖必然永保更精處銷兵鬧造兵欲取必知與
吏良民自安德盛豈招侮道義尊本朝好約信強虜
整頓天地間事事皆就祖吾民百憂足可使再辛苦
冠巾作人家耕鉏飽禾黍會須太清塵一掃淨千古
茲行豈不勤道里以萬數見公自清涼蕭然失袢暑

日隨下幕吏一馬行似舞月明見旌旗夢寐聞簫鼓爨火餅肥炊漿酸粟饒煮徧覽江山勝腸腹浩撐拄不見少增重政自太無補

和李公實郎中燕歌行

李侯氣爽常清涼上奉慈親髮垂霜弟兄如鳳皆翱翔秋吟胡為慘中腸白雲孤飛客他鄉然此王事游有方晏嫂老醜勝空房我獨熊膽念莫忘已無針線在衣裳歲歲臨風感清商侯門忠義慶綿長象軸金花當滿床板與歡愛未渠央倚門亦莫苦相望樞窗

將春布岐梁

和公實書懷

學古謾拙僻高談成繆悠吾今百念冷泛泛如虛舟
參佐託裴度道路無一愁願同陳元龍時卧百尺樓

答江虞仲機宜歸語

侯公說行高祖迎趙璧在懷出秦庭白首屬國還漢
旌印綬纍纍妻嫂驚疏家叔姪辭公卿彭澤柳外陶
淵明又如長鋏成悲鳴沂浴旣罷風舞輕斐然成章
孔不稱浩然之志孟豈平登山臨水賦有情回船上

馬詩句精叉如虜營之氣已見華山之馬將逸邱園之夢欲成天際之舟可識其在今茲則還報王事秣馬脂車與離長安之日

金房道閒皆蠟梅居人取以爲薪周務本戲爲蠟梅歎予用其韻是花在東南每見一枝無不眼明者

邊城草木枯散漫惟蠟梅花蜂不成蜜深黄吐春回如行沙磧中眼明見瓊瑰初謂此邦人推爲百世魁文房與幽室佳處定使陪羞死蒺蔾類屛置山墻隈

事有大不然驚吁謾徘徊頑夫所樵採入九皆梅材
餘芳隨束薪日赴煙與埃曲突幾家火靈根萬花灰
我欲從化工緩語搖頰腮天涯有清客不善爲身媒
鮮鮮犯霜露旦旦斤斧摧寧若橘變枳甘心擯長淮
今渠負幽姿風韻元不頹胡爲雜榛棘僅與樗櫟偕
謂工爲垂手毋令識者哀

再和

我賦蠟梅什吁嗟何獨梅天衢誰謂高富貴容姦回
世路可憐窄巖穴定奇瑰劉蕡策如虹李郃方爲魁

漢帝稱盛禮太史不得陪楚亦多大夫靈均葬江濆
天馬縶四足悲鳴謾徘徊楩楠遇拙匠血指成棄材
高岡鳳鳴資竈下隨煙埃泛觀無不爾何歎花爲灰
我欲勸處子無庸畫紅腮我欲勸朝士無庸巧相媒
時來鷄犬仙勢去金石摧置器戒如斗酌酒當如淮
陶陶醉鄉中壯心休自頹小視造物者令與兒輩偕
浩氣塞天地容易毋悲哀

送陳季常判院

去年奉使天西角遇事才疏多自覺不應倘或人改

覩增重端因君在幕君才如刃新發硎到手萬牛髖髀落豈能隨我國邊徼定自搏風上寥廓峽東秋江風浪清美君出峽舟楫輕去年聯馬聽簫鼓今也恨不同此行古人持兵喻槃水顧我何者能獨檠幸留藥石苦資助勿謂相捨真忘情

送周務本機宜

霜風吹西湖與君持行李瘦馬共邊笳寒燈對孤邸新涼秋葉驚歸櫂君獨理棄我天一方穩下六江水丈夫志四海吾豈較遐邇行藏天所爲況自非偶爾

獨憂綿薄資負重力難起嘉賓日以遠緩急向誰倚
置此勿復論遇坎各有止我積漢中穀君種彭澤米
努力隨小大同在毓生齒他年脫冕歸對酒各懽喜

送何元英

乙未夏入秦馬足臨渭水辛酉冬使蜀去渭亦無幾
君於兩年間同我三萬里我今寄戎閫君復持行李
客衣掛塵埃閉闕亦勞矣垂髫讀詩書平視取青紫
側翅隨人飛此計寧得已人生功與名天付在男子
有物執其柄小大聽所委請君但强飯加意重生理

見蜆儻弗駭換骨正刀匕青春到邊城雜花亂如綺
儲粟三百萬護種一千壘日與諸少年醉臥春風裏
行行勿我念峽東江未起辦事早言還下榻當設醴

寄別張子公尚書

昔我初至秦使旨不到蜀延首錦城春千里寄孤目
逮公今出峽賤跡仍羈束夢看使君船翩翩轉江曲
西州去思者何啻連萬屋攀轅猶弗還我意豈能足
所憐蜀人病羸骨未生肉公兮胡弗留共與營糜粥
自惟救護心寢食對溝瀆回顧莫有助此志亦單獨

公今那得留峽水峻而速蚤去登堂廟大作天下福
病身鷄肋瘦別恨容千斛勢須更勉強渭上幾一熟
郡縣減苛賦廪倉貯餘粟便當乞身歸徑去友麋鹿

類試院放榜眾論以得士爲慶作古詩一章呈
詳定錢憲元素及同院諸公紹興甲子十月二
十八日也

書生業辭藝不爲覓科舉胸中貯器識筆下有今古
君看阿房賦豈是布衣語獨其在糊名貴賤惟所主
得之類至寶棄去秖如土有司開化爐鎔鑄要精處

時方爲鼎鏞小治不應鼓諸公皆名流學海浩呑吐
丹靈骨先換入榜盡龍虎訪以執文柄我以費羅取
書生家風寒僕馬在何許跰足赴重圍裏飯坐長廡
視公簾幕間若有霄漢阻那知先達心每事必念祖
未把短檠棄尙記燈燭苦關防周罅隙考校到毫縷
雜置戰場文一字不輕與如持古黃鍾端坐分律呂
在處拔其尤可但十得五奉此賢能書足以上天府
蜀士多豪英父老自能數謂或有遺珠勉使相接武
我輩酒罇空邊城隔煙雨

北山文集卷十三

宋鄭剛中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送樓仲輝知温州序

某與舍人樓公鄉井學校硯席所業經㓜時無不同也故欽慕之心爲久且親至其聚散出處之跡則常不及同焉政和辛卯某不得爲鄉貢士而公升禮部越二年癸巳某以貢士不得第而公奏名矣是其初已不得同也其後公歷仕路翺翔二十年而某以布衣窮悴亦若是之久中間自覺如水禽浩蕩見人卽

飛自然相避是其後又不得同也紹興丁巳公為左史舍人某適為西府屬官省戶郎舍隣比意謂異時學校之歡可尋矣而公乃謂名不可以獨享將有忌而爭之者束手藏筆六請君相鼓枻一笑而扁舟已在大江之外矣至於今是又不可得而同也噫聚散之異乃爾耶雖然初不得同則業不侔也後又不得同則命不侔也二者皆非策蹇所及今所謂可得同者則暫而已矣門方吹竽操瑟焉往衆求鼠腊懷璞安之如某失耕鋤之利而從升斗廢山林之夢而觸

爲是耶赤松生春雲吾其望故廬而歸

矣公　二十年之雅署去名勢鷄肥黍熟相與開書論古今慨興亡而浩歌則後日之樂庶乎其可以同焉俟他日有翻然出爲天下之志則予當起彈其冠

韡孫小名序

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箋謂承華者鄂也鄂得華之光明則韡然而盛亦猶弟以欽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詩人與之余既名叔義長子爲華孫今有

弟焉可爲韓孫

蓬孫小名序

章郎生子之月余新除監察御史書至其家德文小名其子曰臺孫邢郎生子之月余以祕書少監出陜西得詔遣書見報且請小名其子余名之曰蓬孫烏臺少蓬皆借外祖官他時兩孫長大登科書小錄能念老人否

胡仲容屢隱序

木偶困漂古人所嘆蓋流落羈寓終不若里舍田園

之樂也鄉士胡仲容不見且二十年一日相訪臨安問其所止則曰買居華亭勞以羈寓流落之語則仲容殊不領方從容謂予曰華亭之居前名之以屋隱後榜之以茅蘆置其間者皆書史圖畫琴瑟筆硯之類與之遊者皆邑之賢士大夫予聞其言始恨慰勞之語不應爲仲容發也大抵學者急於修身身修則無往而不得其所仲容去桑梓而無羈寓流落之色買居清閒而有里舍田園之趣蓋善修其身者歟雖然修身不可一日怠也君之告我者果信也則書吾

言於壁而益自勉焉

送井都運出峽序

自古理財佐軍興惟劉晏有功於國晏之爲財可計乎曰專漕事歲置四十萬斛曰榷鹽歲收六十萬緡曰用常平法諸州米率有三百萬之儲用是三者操其低昂故自見錢流而舊史謂爲管蕭之亞西南被兵而來理財佐軍者其人數可計乎曰用糧則歲食一百六十餘萬斛而糴居其半曰用錢則歲支三千萬緡不啻而鹽酒稅亦半之心勞力苦皆有功於國

然而以罪廢以病免以憂死不得善後而去理財之數過晏遠甚而名稱不得與晏齊何哉蓋晏繼第五琦之後其所羅取徧江淮非若今日東不出陝西不至渭掊聚朘削垂二十年未已者止蜀一隅受之其不晏若者如此晏專以懋遷爲術而佐以禁榷諸州儲米復周流出之以救所無今所以取蜀者旣倍越常賦而粟帛之征責辦於鉤鎌機杼之間軍猶以愆期告無餘資可以貸匱矣其不晏若者又如此江淮之財轉以輸軍舟車可致故庾有粟帑有金則官不

復憂百姓不復知非若蜀道險巇推挽不進萬山之間急流盤屈舟破米沈則追逮塡塞無有窮已其不旻若者又如此今昔之勢不同如是尙安得與士安爭名乎況復印紙爲幣取於民與負錢同用於市三幣僅比一貟取數愈多用數愈賤軍不加裕而民益貧主計者以廢以免以憂死無多怪者吾友憲孟大監以材能任用自維揚受命入蜀爲帥爲漕再爲四路轉運副使其理財佐軍之日心勞力苦比他人獨久且多紹興甲子代者合符治行有日某命酒酌而

賀之曰右護軍十萬衆劍內外分戍之供饋散取諸郡而艱難之狀如前所云支出愆後則諸營已無炊煙雖婦人女子亦譟而出此皆異時已見之事若乃馬嘶塵起關外有急則芻糧倉卒頃刻有禍宜乎主計之官不得善後而去今憲孟俛仰數年軍中飽暖如一日申酉之役重兵夾輔成功不以無食而還大將裨佐卒隸今皆願留不可得公乃乘春水未滿之時舟楫告具浩然望三峽嘯歌而出勢如釋縛解縶而就安曠豈不樂甚矣哉及再酌而言曰憲孟去無

負吾軍矣然則蜀人思之乎曰思則吾勿知也大抵吾民之財憂危取之則彼輕安樂取之則彼重朝廷方爲生靈偃兵蜀人但知閉戶休息以補養累年刻剝之痛往時襆被抱子驚恐相問之事今已忘之矣而乃謂軍籍增倍備禦不可廢取財猶如故幸一旦舍籌筭而去尙安爾思乎或者士大夫之思在其後所未知也憲孟安恤此酒闌舟動子行矣

烏有編序

長短句亦詩也詩有節奏昔人或長短其句而歌之

被酒不平謳吟慷慨亦足以發胸中之微隱余每有是焉然賦事咏物時有涉綺靡而蹈荒怠者豈誠然歟蓋悲思懽樂入於音聲則以情致爲主不得不極其辭如眞是也毛居士逢場作戲烏有是哉輒自號其集曰烏有編

忠義堂記

永嘉州治之北有堂曰忠義前太守程公之所建也紹興丙辰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會稽李公來鎮是邦既見吏民問疾苦頒條教約與爲清淨之治一日

過其上顧謂僚屬曰是堂規模閎偉而創立命名之
因無所稽考吾聞魯公唐人之英言忠義者莫先焉
後五世流落爲温人魯公末年親書告牒其家傳寶
之郡嘗爲刋於石爾者天子官其家永嘉者二人家
樂清者一人所以彰遺烈而播餘芳者多矣雖魯公
之名所在咸仰要之此邦乃其遺跡流風之地吾今
求其像繪置堂上從其石刻列之兩旁使後人知堂
名之有屬公等以爲宜乎幕吏東陽鄭某避席改容
而言曰眞卿小邾子顏公子友之後自顏含爲晉侍

中相傳七葉皆以忠孝名世至有唐眞卿杲卿以堂兄弟門戶並立杲卿常山之名旣凜凜如霜雪希烈之變眞卿復振顯於後天其以忠義萃一門乎嘗考魯公上世凡能盡忠於國者無不以孝行稱由是知善爲臣子者於忠孝之道初未嘗析後世道德不純風俗凋落臣子分兩途始以忠義爲難事至若魯公處死之節論者偉之而識者猶以爲不足道觀其平日議論慷慨落落難合唐旻誣之李峘非之李輔國元載盧杞輩怨恨切骨而公益自信知愛君憂國而

不知禍之及已此蓋能以事親者事其君故也忠義天下之大閑也偷生假息固可以延亂臣賊子之命而英聲偉烈常出於姦鐵逆鼎之旁二者唯人所自擇而已矣公爲政之初暴揚茲美非但可以慰顏氏之精爽亦足以銷杞載輔國千古糞壤姦人之氣其誰曰不宜公曰衆以爲宜則子爲我記於石

溧水縣學記

九州之俗非大陋鄙未有不樂教化崇學校者溧水縣學建於熙寧己酉邑宰關杞爲政之年至紹興丁

巳邑宰李朝正謁廟之日學所存者僅惟門殿梗莽頹圮蕭然煨燼之餘李侯延長老問之曰邑萬戶俊秀可儒雅者宜衆其不相與出力飾新玆廢者豈薄子弟乎長老愀然進曰披猖而來邑政之廢甚於學田桑不殖賦取不均鉼間糠豆不能飽文書至門征所無則憂苦無聊勞吏爲無計今獨幾得良令求生全他未皇也侯聞之夜不能寢旦起治政事謂隱租匿役邑之大弊置度立程若將廉治者欺吏悍民咸歸誠自出邑賦大平於是富者安貧者樂婆娑從容

皆於暇日問孝悌忠信爭先爲之長老又進而言曰
公向謂廢而不飾者今茲敢請侯卽日爲宰僚佐詣
荒宮經營四顧黙有區處則退而市材鳩匠以繩墨
授梓人俾次第旁屋皆以舊殿爲制爲堂爲廡爲樓
處士之舍寓賓之次器用之庫庖湢之所外至小學
爲屋一百八十楹自經始距紹興十年二月丙午凡
二十有八月而落成皆廉用積餘植仆補壞而爲之
者士旣鼓篋上丁釋奠升降拜起人方知在儒雅教
化之中而輪奐鼎新之自初弗知也嗚呼家有塾黨

有庠遂有序古之制也而夫子答問之言則曰既富
矣又何加焉曰敎之故知學校之興必在富庶安樂
之後茍斯民終歲勤動不得養其父母雖有庠序其
得遊之此邑長老之意也雖然韋布之士羣居於詩
書禮樂之府漸染以仁義中和之澤他日得時行道
與夫朝廷取以備公卿百執事之選者靡不由此以
出侯既稱長老之意則所以待邑士者今無不至矣
邑之士所以自待所以報侯者猶未能知也侯名朝
正字治表登建炎某年進士第

知旨齋記

學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嗚呼古人能取喻如此世之甘穅粃醬蔬薺者雖五鼎七牢百珍八醬置其側彼未必以爲美者以其未嘗得味耳鄭自五季家金華皇伯祖中散泊先公奉議三數公皆涵泳儒學後世枝葉分派詩書凋零子弟用幹蠱克家其嗜以爲日用者或至食蓼忘辛而韋編瀋泊之言有在醬瓿間者矣某禀生奇孤耕無田居無屋見他人有芻豢雋永則涎指

流涎不能自已故得粗見道腴無甚餒紹興二一年既登進士第至九年備數禁庭雖自知事業無以踰人而人或不見謂不肖族兄信仲慨然嘆曰旨哉嘉肴之肥人也吾知之矣雖然吾宗蕃大豈無醍醐酥酪若盡取六經諸子之言設爲膾炙以作成其美則他日饜而飫之者何獨弟也哉於是即舍之東偏闢館聚書教其孫子而使某命名焉欣然援筆誦禮記而榜其齋曰知旨

思耕亭記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上命川陝宣撫司自河池移治利州示休息兵革裁省用度之意本路轉運判官兼權知利州事王陟乃移治城南虛其郡舍而宣撫使居焉舍在城之西北隅有亭名清暉築于城上郡山東嘉陵江峻潔于其前亭蓋以是名也歲月久深榜目已廢規橅冗陋土木垂壓轉運公治而起之某一日置酒其上會賓幕問曰茲亭新矣吾以思耕易其故號可乎客疑而進曰是於亭何義且强而仕老而休一犂谷口之雲於公豈不甚樂然公方爲上經理

西南斯民日幾阜康不思以此報政而歸耕之思乎
某曰噫嘻豈爲是哉覽長江之險思營田之利予實
有感於斯亭夫嘉陵之源發於鳳之大散旁由故鎮
繚繞漁關循崖而出力未能載自漁關下武興浮三
泉南流二百六十里至於亭下又順流踰劍入閬東
走安漢疾趨于合之漢初已則會東西二川併勢望
虁峽之道爭門而出回視漁關不知其高幾里皆終
歲漕餉之所浮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灩
澦逆數至漁關之藥水號名灘者六百有奇石之虎

伏獸犇者交崎嶇雜亂於諸灘之間米舟相銜且盡
犯險卒破大竹爲百丈之篾纜有力者十百爲羣皆
負而進灘怒水激號呼相應郤立不得前有如竹斷
舟退其遇石而碎與汨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小
人恃有此頗復盜用官米度贓厚罪大則鑿舟沈之
歲陷刑辟與籍入亡家者亦累而有故漕粟之及瀕
關者計所亡失常十二吾然後知田之不可不耕也
武侯以草廬素定之畫頻年兵出皆以食盡而歸則
西南漕餉之艱蓋千古矣吾君誠心善鄰邊鄙不聳

命中外以寬厚之澤蕩洗煩苛塞卒十萬今皆蘗弓捲甲而卧吾誠能借其餘力雜耕闗外率以平歳綫田爲凖不計狠戾第得粟一鍾卽減漕粟三鍾之力俟諸營儲食能如晁錯所謂足支五歳則時赦農租當下天子之詔凡此皆某臨流之所深念者賓幕聞而稱善某曰謂吾言善則願與公等勉之紹興十四年七月日記

北山文集卷十四

宋鄭剛中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出官辭先妣墳祭文

嗚呼吾母抱恨終天藏于深壤垂二十年我廬其旁裴回周旋方池小徑朝霞暮烟雜植梅杏薦以芳妍每眷兹壠髣髴慈顏脫巾簪仕承乏蠡川風樹之悲負痛何言今當遠去吉辰既涓依戀松柏中心愴然江山阻修道里及千白雲孤飛此恨有焉敢陳薄奠具告于前靈其安樂勿動勿遷當博寵休以賁九原

尙享

代姪琚祭外舅文

母氏與公曰妹曰兄惟公與琚曰舅曰甥公有季女
我實婦之柔順勤孝惟家之宜歲在壬子公女永訣
棄我而亡琴瑟斷絕不越三載公亦歸壽旣失淑子
又忘外舅吾婦不可復見我公不可復親嗟嗟此身
抱痛何深一奠已矣涕淚盈巾尙享

祭潘朝議文

公之享年也尊於吾里而又耳目聰明心志寬裕對

人無衰老急迫之容故人之有親者無不指公以爲願公之有子也賢于天下而又醍醐酥酪以亥皆佳雍容紳笏者半一門矣故人之教子者無不視公以爲法嗚呼美哉某伏念曩時雖與舍人兄弟輩有場屋舊自顧身方窮賤勢不可求親然公每見必開懷笑語示以雅故不相忘之意不謂今已使我追望如古人矣嗚呼悲哉鄉邦賢大夫云亡而拘縻寸祿遠在海濱哭不望帷葬不臨穴遣一介之吏持觴豆以薦區區雖臨風愴然有涕如綆負負多矣嗚呼愧哉

尙享

又代人作

惟公蚤年修身愼行稱於州里不以家貧爲累而以教子爲心及其後也安榮壽考坐收教子之功家貧如故而休顯之名享之甚寵嗚呼可謂賢也已矣高掩九原計無遺恨一觴之奠聊薦區區非爲悲也尙享

同官祭石監場文

惟公千里扁舟一官遠宦於某輩無款曲游從之雅

而握手懽欵皆如平生蓋聲氣相同則笑言顔色不待約而契也舍館未定斗粟未得事不辭勞中暍而死曾未旬日使其家爲惸惸無告之人蓋造物難問而死生聚散不可追而免也嗚呼哀哉世無和扁不能起公已仆之身寮友之情雖痛何及棺斂旣具更當津致公之孺人奉旅櫬以歸使善視扶滕之孤長育敎誨期於成立而已不識可以少慰九泉否乎如有精爽一觴之奠爲我歆之尙享

辭文宣王祭文代人作

爰自禮謁之修今未旬日恭被上旨移守會稽聞命肅征雖當去此然化民成俗何往而非聖師之道其推以爲政者雖四海之遠猶當奉以周旋不爲二郡而有彼此也載陳清酌用告首塗倚亭

祭中元水府文

旱久傷稼皇帝憂動顏色謂神之能以雲雨出靈者惟中元最聞命小臣鄭某祝于祠下二十一日某旣致命矣念其還也非得霆雨嘉澤以報天子則某所以爲朝廷來者無乃虛乎九重徹膳以俟而乃不得

報以歸罪宜如何王以水府之尊爵號顯著人所欽
事天子遣使祇𥙷而邈然無所報稱則自餘以靈感
望神者將疑而怠矣使者微甚宜勿為神所聽王者
號令百神使之受職其庸可忽又況時方孔艱豐凶
所係神亦有焉當能一二鑒也謹再拜告王以歸尚
享

擬宰執祭呂安父文

國家恩洽九軍覗士卒如愛子而淮西獨至於逆天
乎師無主將胎禍云久而公獨當其變乎釁孽之作

莫不有眹豈公勇於奮身而料之有不逆乎此某等所以慙汗多於流涕而痛惜公者爲是而增悲也嗚呼公乎如聞豺虎變起倉卒血刃在旁公不失則叱咤如霆震其狂悖反虜下堂相顧已屈如聞僭僞諾爲巢窟執公而潰幾以爲質上遣追救萬馬馳突痛傷後時狂寇皆逸聞公臨淮號召羣賊謂不濟渡有如白日下馬危坐駡語刺骨血濺五步天地改色惟公之壯岱華同力數萬之衆挽不能北淮水洋洋鑒此英特頭壁碎地尚皆可得嗚呼公乎爰從艱難屢

見反側雀鼠微命多自愛惜如公之死未見髣髴嘗與古人霜雪相逼我念初終公無負國國事累公負痛何極惟公之家上巳優恤公有諸孤皆許紳笏與言及此衆爲感激拜陳豆觴如見英物尙享

祭外姑文

鄭與石雅自上世先我造甥室垂三十年繾綣之好豈朝夕然夫人視我視之不偏我視夫人視母無嫌初我布衣半世蹇連書生窮瘁受萬目憐惟吾夫人遇我無衒不爲其女計飢念寒貶捐齊大厚意彌堅

揮斥瑱掃資我晨烟嗟嗟此意今何所言念自紳笏
睽違累年東嘉峻嶺建鄴長川道塗阻修迎之未遂
我既扈從定舍臨安夫人具舟許以翩翩中春之杪
拜于江干來見其女未笑而歡母子相謂指秋未旋
中暍暴下何勞劑砭病亦良已而命在天維日戊辰
若扼其咽醫姓三易鬼求百端越彼辛未一語弗宣
噫嗚眄睞以就終天修短之數莫可控摶夫人之死
深負痛冤諸子在遠省問未前病不嘗藥死惟見棺
桀哉此禍可摧肺肝靈芝之淨刹暫憩輀軒尚須小涼

奉以東還薄奠薦哀涕泣漣漣精爽未泯爲我歆焉

尙享

外姑葬遣祭文

哀哀夫人纘屬錢塘巽女婦我實偕在旁曰棺曰衾曰斂曰藏堅美嚴潔用慰諸郞哀哀夫人泉扃故鄕諸郞大事謂能力當曰姻曰賓曰兆曰岡會集相視我皆弗皇仲冬乙酉日云最良巽女歸哭扶棺下堂獨憖吏瑣在天一方胥載之奠外孫捧觴慘慘之悲貫于中腸惟我考妣告身尙黃焚進之念旦旦不忘

儻因是歸敢違浦陽新墳草青溪花幽芳尙圖墓下
金爐薦香尙享

祭章且叟尙書文

嗚呼士之在天壤間名稱不足以載德氣節不足以動人蠢然閱造化歲月而虛之者是雖累百年奚益如公名稱如公氣節身雖掩於九泉亦當自有生氣況已再見甲子乎人嘆不憖遺而我固不以爲悲也雖然問其家則無一區之宅問其田則無百畝之地問其堂則有九十歲之母建疇營竃方從朝廷賜錢

葬之此則可悲某頃奉事公於永嘉惠顧最厚去年見公於金陵話言最親及別公而來也音問最疏而今復奠祭最晚悲甚矣嗚呼哀哉尚享

樞密行府祭江神文

某被旨宣慰關陝偕屬吏將佐以五月初吉俟渡于鎮江惟神知輿圖之復還喜三光之再含收風淨浪安濟舟楫以佐行李者亦神之事解綷之先謹遣某官再拜以告尚享

庚申歲焚黃祭文

某紹興七年以文林郎爲樞密院編修官品視陞朝
明堂勅恩封贈如法皇考承事贈宣教郎皇妣盛氏
贈孺人維吾考妣不以某爲愚而命之學擇師友以
成其業躬桑苧以濟其須德不我負矣而嗣承不肖
蚤弗銜躍方掛冠垂老倚門寡瘁計日待養之時乃
困窮場屋左顚右仆歲三十二布其衣木驚風矣嗚
呼尙忍言哉逮今進官晚成叨塵禁地回首慈容皆
在泉壤雖能躬持告牒奉上君恩祇爲痛爾而又贈
典得於丁巳副黃焚於庚申中間扈從往來參佐南

北實未皇暇今復予告嚴程迫於王命遽成展省禮儀未修謹遲後日之歸申煥再郊之寵亦尙休哉尙享

祭外舅姑文

維外舅姑之視甥已子若也以所愛女歸書生寒士謂其後日或能振拔則可以爲富貴之地外舅姑之懷此意有遺恨矣某拜舅於政和甲午而哭於已未其從容款密之歡贖擢傷痛割之悲猶不足也某忝紳笏於紹興壬子姑則見之至於戊午之冬掌上誤

瞻自省戸爲臺察言事官越庚申叨塵禁班而姑乃死於戊午之夏是其前日以女歸書生之意不及見而償矣痛何窮哉今也子告還鄉焚黃先壠道出浦陽謹以薄奠哭于墓下言有盡而悲無窮嗚呼痛哉尙享

祭樓通奉文

嘗謂人之享年也皆惡夭然亦豈能必永公數踰八十鄉黨稱仁一亡恨人之仕宦也皆惡窮然亦豈能必達公官至三品始終無玷二亡恨人之有子也皆

惡不肖然亦豈能必賢公子爲二府中外是賴三亡

恨人生得三亡恨而死其於身名之美州里之光亦

休矣雖然公之子以奉親爲願而不以富貴利達爲

榮公之心以山林爲趣而不以珪組冠裳爲樂故去

年震子丐歸切至上止令奉金帶將德意予嚴程之

告俾迎公以來而公終弗肯至也今年熒惑犯昴五

星出東方正內大夫案簿裴丞相請行遯日公遽爲

朝廷致樞臣於苫次中諒薄遺易簀之恨而嘗藥不

逮之痛頗聞過禮嗚呼夔龍之室自難久虛他日建

立功名成就恢復之畫以中興名臣流涕而拜於廟下則公之微恨可以盡釋而孝子茹荼之慼弭焉苟祿輒生係拘省戶一觴之奠寓悲無限拜遣斯文有涕零落尚享

宣諭祭江神文

某被旨由江鄂撫諭將士既事使川陝欲以今月二十六日與一行官吏渡大江而西某嘗謂天子之命非但行於明也亦行乎幽朝廷之事非但百官受職也百神亦受其職夫安靜江流順濟舟楫此王今日

之職也雖然某亦豈敢持天子挾朝廷而不丐於王哉謹遣某官先一日再拜焚香告於祠下惟王鑒之尚享

宣撫謁廟祭文

吾民奉牲牢祀神以求福輸貢賦養吏以求治神與吏同惠民者也某愚且陋天子之命帥所謂拊循士卒墾闢土田固邊鄙以牧此方者非曰能之竊有意焉視事之初瞻謁祠下并告區區之心惟神鑒之尚享

祭胡宣撫文

惟公高文大筆時所推重凡燦然朝廷之上者皆公之華藻收爲韜略出護諸將則三軍持循咸父母公而相保嗚呼哀哉此一時英特之士兼資文武之才上所貴重以爲寶者也歲在壬戌見公河池野鶴丹沙不足以比氣象顏色之好季春之初背云有瘍冒不兼旬入也哭不憖遺之老嗚呼哀哉泰山之裂當兆于夢曷不治之於其蚤也繐帳之間泣者呱呱阿郎可憐而幼女僅離於抱我緣使事在天一涯涕目

持觴痛胥載之臨道嗚呼哀哉扁舟東下萬事已矣其留於此者數載戰守之名其載以歸者資石紹志未成之藁也嗚呼哀哉尚享

祈雨祭文

某五月十八日被旨吏于此視事之初不雨者兼旬矣西方宿重兵勤遠餉夏田已不苗而槁吏與民倚犁鋤治稟廥前指秋成爲命今也烈日如焚風埃燥飛所播殖者復有夏田焦灼之漸吏猶衣冠而履湯火伏自計料修身弗謹爲政弗惠未應遽得罪于神

靈如欲因是以警平素之不敏則此民何負哉神其
膏澤之尚享

又

某聞蜡祭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一旨戸
部以水旱蟲蝗之報禮部使黜其方守之神而不祭
爲其平日享一方香火牲牢之奉而不能庇護其民
故黜之也鳳之河池縣大軍屯泊財賦會聚吏民蒙
境内百神之休相多矣今年夏旱異常衆會巾子山
靈助王可禱而雨王有廟焉貌其像於山之陽有龍

焉湫其神於山之陰取湫水赴邑禱之踰旬不報也豈使民之過惡酷烈雖神無所致其力耶抑所謂神者頑亦得名於偶爾也二者某未能辨也或初禱弗虔未當神意故甘澤嘉霔閟而未與亦不可得而知也今宣撫使涓辰祓濯躬詣祠下遣官再酌靈湫而奉之謹與神爲三日之約儻能如約相報惠雨盈尺則躬率鼓吹餞歸之後亟當修嚴廟宇羅列羊豕上靈休於朝而丞侈爵號若曰三日有未能約五日過五日雖雨非神之賜也而神之祠自是衰矣某謹再

拜以告尙享

祭胡忠烈文

維天設險連秦蔽蜀方時中艱虜馬南牧五路塵高所向顚覆蜀不儲備民顧駭鹿無與遮闌勢將流毒公於是時張膽明目呼吸豪傑變化神速橫截渭上如虎據谷一劔畫出萬鬼夜哭酋長貽愕勒馬退縮迺營迺壘迺邑迺城爲號爲令爲準爲繩旣作壯士俾吏而兵亦勸農子俾散而耕方圓四出尊大朝廷天道叵測物化難明敵不能困而病可傾遺名浩浩

義槩亭亭其所措畫莫可變更後人遵之亦足安寧
帝聞鼓鼙有詔若曰惟我虎臣是爲忠烈其許廟祀
世享勿絕將士奉命涕泣自竭土木必興瓦甓具設
兩序旁蕆巍棟中傑丹艧炳燿曾未累月我使治尊
椒漿清潔我使治俎羊豕羅列持此告成神其欣悅
公有賢季威名隱然上方注委屏蔽西邊公之門下
忠義相傳節旄侯牧寵貴綿延率皆謹畏罔敢恣專
功名之後又何保全公惠斯人稚老能言人之懷公
今昔弗愆山色晝暝庭花暮烟豚蹄香火永無愧焉

尙享

祭樊宣幹文

某政和壬辰爲貢士見公辟廱學苦而志修賢書生也紹興辛酉使川陜見公南鄭官小而行潔賢令尹也旣而某亙荷重責此身孤寄賓幕之助首以屬公相從而來再歲於此謂可以因辟廱之雅償南鄭之勞卻日揮戈少補東隅之恨而公死矣嗚呼哀哉殯車在道聊致奠觴酒酬車行萬事已矣嗚呼哀哉尙享

祭郭少保文

惟公器度宏廓儀貌英偉山西之氣蚤歷邊鄙錦裘繡帽盖奇男子不縱不暴不貪不侈惟戒惟慎惟德惟禮福善之道謂天甚邇安享豐報尚期萬里如何難諶而數止此數也在天非人所爲爲於人者公無少虧軍律簡易家訓整齊平生忠義君父知之節旄入覲上壽天墀視儀亞保寵光而歸身固朽矣名當永垂秋風九泉無恨可齎載念初終我則感動如奪手足安得無痛四川東門倚公爲重有隣欲睦有險

欲控民欲不擾兵欲可用誰來繼公施設皆中我開尊酒公無復共靈如有聞聽我長慟尙享

吳鳴道求錢葬親疏文

吳鳴道家七閩知書能文爲貧而去鄉里自前年聞二親俱亡殯留淺土其家爲貧而不能葬鳴道日夜抱痛夢寐欲歸又爲貧而不能行余雖甚憐之亦又爲貧而無以相振敢叙其事以告諸高義不貧者雖然不敢自謂貧而以空言相惠也聊以薄禮先見寸心